

· 歐陽漪茶口述，高興華整理節錄 ·

我的軍旅生涯歲月之六

我們開始在路克基地飛行 T-28，先是學習基本的操作，接著才進階到學習各種的炸射科目。該單位爲了訓練的需要，在炸射的靶場上擺放了許多報廢的戰車、砲車，供作目標，讓受訓的飛行員以炸彈、火箭、機槍進行各種的炸射訓練，以期能練就自身的本領，雖然也曾有對空射擊的打靶訓練科目，但次數不多，大部份時間仍是以對地炸射的訓練爲主。

在路克基地學習炸射的這個階段，又發生了一次意外，好在這次有驚無險，沒有釀出人命，但當事人事後回想，也是驚出一身冷汗，連聲直呼：「好險！好險！」

事情的發生是飛行員一時的疏忽，好在平安落幕，二十七期的劉華適學長，某天在進行炸射訓練時，原先排定的要求是每架飛機先通過目標上空一次，fly run，進入目標區之後不實施炸射，要在第二次進入時才開始進行實彈炸射，大家收到指令後也都複誦「ROGER」。可是劉學長在第一次進入目標區時，竟然就真的按下了投彈鈕，一時之間，地面上黃沙飛

揚，濃煙四起，靶場上的工作人員四處尋找掩蔽，好在雖然炸彈開花，卻幸運的沒傷到人。劉學長這突如其來的「特技」，可把空中領隊的教官氣炸了，「不練了，回航！」教官一聲令下，大家乖乖地隨著美籍教官返航落地。氣急敗壞的美方人員找上了領隊姚兆元，大發雷霆，姚副大隊長也知道此事的嚴重性，鄭重的向美方人員一再道歉，並保證絕不會再發生類似的事情。他將劉學長召來詢問事情的原委，劉告知：「雖然當時收到訊息後也回答了『ROGER』，可是卻在下意識中就直接投彈了。」這一疏忽差一點就鑄成大禍，好在上天巧安排，人員平安無事，真是感謝主。

經中美雙方的開會決議，劉華適必須留下，到語文學校去進修，以增進他的英文語言能力，以免日後又因語言上的障礙，影響飛行任務的安全，肇生禍患，劉學長就這樣「欣然同意」地繼續留在美國當地深造。

我們嘉義四大隊來美受訓的「一九五四K班」三十名學員中，司徒源與孫禮樂殉職，蔡啓宇傷殘，劉華適

繼續「留美」，最後只有二十六位學成返國。

在威廉斯堡受訓期間，和母親相處的日子，雖然短暫，卻是一段甜蜜無比的美好記憶。當我們全體受訓人員，獲美方同意派遣一艘專屬軍艦，運送我們返回臺灣時，母親特地和她先生趕到舊金山爲我送行，並探詢我是否有意願留在美國發展。離別在即，對於母親渴望我留在美國與她相伴的願望，一時之間，實在不知該如何回答。執著的母親當然也知道軍令如山，無法因爲她個人的一番話就能改變我必須返臺的事實。

掩護飛龍計畫南鹿山撤退

我們回到嘉義四大隊之後不久，美方就將我們在路克基地受訓時所操作的那一批 F-80 飛機，以航空母艦運來臺灣，大隊接收了之後，我們那批完訓返國的飛行員就開始熟飛。許多曾在一大隊擔任 F-80 飛行員的成熟飛行員，此時也調來四大隊，擔任飛行教官，經過教官的指導、帶飛，四大隊未赴美受訓的飛行員們，也都完成了此型噴射機的換裝。

這一年的十一月，五大隊也在桃園基地接受了美援的 F-80 戰鬥機，爾後，新竹的十一大隊、屏東的三大隊也陸續接收了 F-80，並加緊地開

始全面性的換裝訓練，以期早日完成戰備，和已完成戰備的一大隊、四大隊共同肩負起捍衛國家領空的責任。

我們這批自美完訓返臺歸建的人員，因已完成戰備，做好了作戰的準備，遂開始擔任臺海防空、偵巡任務。我們四大隊，曾在美軍第七艦隊協助下執行金剛計畫、大陳島撤退後，又擔任了飛龍計畫、南麂山撤退時的空中掩護任務。今天，全臺許多縣市都有大陳義胞的眷村，正是替當年的金剛計畫大陳撤退以及後來的飛龍計畫南麂山撤退，作了最好的明證。

民國四十五年的「七二一」空戰

民國四十五年的七月，似乎顯得有些不尋常，七月十日下午，我們基地的舒鶴年副大隊長，率領邱文邁、李迎傑兩架僚機，在馬祖以北地區巡邏時，在當地雙峰島以南地區的上空，與中共米格十七遭遇，雙方爆發空戰。事後根據照相槍的照片判定，舒鶴年中校曾擊傷中共米格十七一架，中共米格十七也曾三度向我三號機攻擊，但均未得逞，我機安全返航。

七月二十日下午四時許，臺南一大隊派出由宋大綬擔任領隊，張立義、蔣允崇、劉宅崇分任二、三、四號機，執行馬祖以北的巡邏任務。在羅源灣口三都澳地區上空，與中共米格

十七四架遭遇，空戰前後共約五分鐘，兩架敵機分別被宋大綬、劉宅崇擊傷之後，負創而逃，我機凱旋歸來，基於短短十天之內，已與中共米格機有過兩次遭遇戰，所以大家都提高警覺，密切注意隨時可能發生的狀況。

其實中共的米格十七戰機都已經陸續進駐到沿海當面各個基地了，先是路橋，後來甚至連潮州、海南島、虎頭山那邊，都有中共的飛機進駐。這時中共已經不用早先的米格十五，而是以米格十七替代了米格十五。很多人對米格十五、米格十七不清楚，甚至以為米格十七是米格十五的改進型，其實兩型機最大的分別，就外型來講，米格十七的機身比較長一點，而且機翼上空的擾流柵，是三條不是兩條，是在後上方，從外觀上可以很清楚的分辨出來。米格十五可以說是超音速，俯衝的時候可以穿過音速，但米格十七直接就是超音速了，比音速的速度高。以機種性能來說，米格十七是略為優於F-86的，輕巧、快速，拉升向上的性能特別好，爬升性能好，他比F-86輕巧，最大速度相差不多；但是F-86那就遠居下風了，因為F-86只是一個零點八二馬赫速的低音速飛機，並非像米格十五超音速，F-86是穿音速，米格十七

是超音速，當時，米格十七幾乎全部替換了米格十五的防空作戰任務。

在七月二十一日當天，我們四大隊接奉命令要準備出任務，那一天我已經在擔任作戰待命的任務了，待命有好幾種狀態，一種是五分鐘待命，人在跑道頭警戒室待命，隨時起飛；還有一種三分鐘待命，那是飛機在跑道頭、飛行員已經著裝好了，坐在飛機座艙裡面，只要跑道頭那個警戒室一接到電話通知，隨時就起飛，這是在當時所謂黃色警戒、紅色警戒這種狀況所做出的反應。

海峽當面情勢緊張的時候，就採取三分鐘待命，碰到國慶日的重點期間，也採取這種三分鐘待命方式，人在跑道頭，輪流值勤，一個鐘頭之後下來換人輪替，飛機已在跑道頭準備好，所有的啟動電源都已接好，只要一聲令下，馬上就可以啟動發動機滑出來，爭取了兩分鐘的作戰時間。

其他的情況，如五分鐘待命，那是經常有的，防空、作戰都是五分鐘待命，飛行員就在跑道頭休息室裡面休息，著好裝，電話一響，通報過來了，馬上就拿起頭盔、往飛機走去。飛機就停在二、三十公尺外面，這時候，機工長啟動電源，我們就發動飛機。五分鐘待命的情況，人無須到座

艙裡面坐著；三分鐘待命的則要坐一個鐘頭，兩者有所不同，不管是炎炎夏日的中午，或是寒風刺骨的隆冬，在空曠的機場上值勤的往事，是許多空地勤人員難忘的回憶。

另外有一種情況，就是出擊作戰任務，我們叫做「十五分鐘待命」，一邊四枚，共八枚空對空的高速空用火箭，兩百五十磅的炸彈，是外載的彈藥；機槍子彈是滿載，一挺是三百發子彈，共六挺槍，機頭兩挺，機翼兩邊各兩挺，加起來六挺機槍。

七月二十一日當天，奉命待命，我們原來不是在跑道頭，而是在作戰科旁邊的休息室待命，原來待命的領隊是張更生（空官二十八期），有我本人還有于礎，後來命令下來了，今天的待命十五分鐘這一組，要去作戰組做簡報。這時，我們的輔導長牛迅替換了張更生的職務，由牛迅來當領隊，蔡雲輝三號機，于礎二號機，我是四號機，四人到作戰組聽簡報。情報官先把中共當月的情報「匪情」告訴我們，當時，我記得他講得很清楚，當月的米格十七機佈防情況如何云云，也就是要我們心裡有一個準備，我們可能會遭遇到攻擊。此時心中想著與敵人遭遇、作戰時會怎麼樣。當然，這也沒有一定的模式，中共飛機

是一架一架的來？還是一起來攔截？後來，作戰官下達了上級的命令：三都澳羅源灣那個地方有中共砲艇活動，我們奉令去將他們炸毀，命令就是這樣。

受命後，按時起飛。這時候已經快到中午時候了，著裝完畢，要登機時，雖已接近午餐時間，但因任務爲重，大家已無暇用餐，爲了保持體力，匆忙中，值日官送來由伙房臨時用油炸過、早餐後剩下的饅頭，每人各揣了一、兩個饅頭，就登機開俾、滑出了。那時四大隊幾乎都是三十四期的學弟在當值日官，給我們送來饅頭雖是件小事，但我對當年學弟的體貼仍然記得很清楚。

那時已快到中午，大約是十一點多吧！我個人領取的裝備，包括地圖、點四五口徑的手槍一把、頭盔、手套，還有一個夾在膝蓋上面記事板的子、救生背心，在裝具室CHECK OUT，領取這些東西以後就上飛機了。CHECK OUT以後，在停機坪準備登機出擊前，突然有一種不祥的徵兆、腦中閃出一幅駭人的畫面，在那異象中，我彷彿看到一陣耀眼光芒中，我的座機正在被敵人攻擊，自己隨著飛機凌空爆炸，粉身碎骨了。因此，我立刻做了禱告，祈求主

憐憫，祈求主能讓我平安回來，今後，我一生都願意爲主做見證，禱告完畢後，心中立即感到非常坦然，毫無任何心理上的不快。就在三個月前，我在好友張志華的引領之下，受洗歸入主的門下，生命有了不同的信仰中心。除了我對國家要擔負應該要擔負的責任之外，內心依然有這麼一個精神上支撐的力量，今天這一奇特的預感，竟是我繼出生之時肚臍帶鬆開、廣西柳江中溺水後大難不死獲救、鹿寨逃難時險遭炸彈波及喪命後，再次要面臨的生死難關，因此，我虔誠的禱告，祈求主的眷顧，讓我能夠平安歸來。

出任務之前，領隊已經講解過本次的任務了，我們就按照以前過去歷次任務的慣例，起飛以後在海外先試槍，若機槍不好的話，這飛機就不能繼續擔任作戰任務了，必須返航，如果一切都正常，我們就繼續按照預定的計畫進行。噴射機低空飛行消耗的油量特別大，因爲阻力大、空氣密度大；高空飛行的時候，空氣阻力小，密度小，噴射機的性能可充分發揮，所以飛行了一段低空出去之後，在接近海峽中線時，就馬上拉升高度，我們大概到了差不多一萬九千呎左右那個高度，才改平。（未完待續）